

台湾 三 毛

送你一匹马



送你一匹马

台湾三毛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2}$ ·5 $\frac{1}{8}$ ·120,000

1985年11月第1版

1986年6月第2次印刷

社目: 137-166 书号: 10309-124 定价: 1.35元

我的女儿，大家的三毛

缪进兰

在别人看来，我的女儿很特殊，她走过那么多国家，经历那么多事情，她的见识超过她的年龄。

在我这个做母亲的眼中，她非常平凡，不过是我的孩子而已。

三毛是个纯真的人，在她的世界里，不能忍受虚假，或许就是这点求真的个性，使她踏踏实实的活着。也许她的生活、她的遭遇不够完美，但是我们确知：她没有逃避她的命运，她勇敢的面对人生。

三毛小时候极端敏感和神经质，学校的课业念到初二就不肯再去，我和她的父亲只好让她休学，负起教育她的责任。

三毛有她自己的看法和对书本的意见，所以我们尽量不去限制她，让她自己选择喜好。她喜欢看书，她父亲就教她背唐诗宋词，看古文观止，读英文小说；喜欢音乐，请了钢琴老师来家里教；爱画画，遍访名师学艺。总之，我们顺着三毛的性子让她成长。

三毛个性偏执，四个小孩中，只有她不能按常轨走路，

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得多放点儿心思在她身上，守护着她的脚步，一步一步踏稳了才放心。

三毛的表现，在我们现在做父母的眼中看来，感觉很欣慰，她努力的走在人生道上，不偷懒也不取巧，甚至不愿父母多为她操心，什么苦她都一个人承担下来。

在我看来，三毛是个极端善良的人，她富爱心，又有正义感，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，也都很热忱的去做。

另一方面，她又是个做事果断、不易屈服的人，不管周遭环境多么复杂，她都尽力化为简单，她不让命运击倒，凡是她下决心要做的事，再艰难，她都要做到。

对于这样的女儿，我这个做母亲的还能说什么呢？除了爱心和耐心，我是无法再给她更多的东西了，因为她早已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妥当。

三毛这次回国，我们母女再度相聚，对她的生活，由于朝夕相处，也有更深的了解，看着她从早忙到晚，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为她分担一些儿工作。

三毛现在除了在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组教书，每月有三个固定专栏要写，兴趣来时自己又要再写七、八千字，然后每个月看完五十本以上的书，剩下的时间，有排不完的演讲和访问，几乎每天都要到清晨七点半才能入睡，早上十一点多又要起床开始另一天的忙碌，她的日子很艰难。

看到女儿无日无夜的忙，我心里多么不忍，总以为，她回家了，结束流浪生涯，离开那个充满悲苦记忆的小岛，三毛可以快乐的在自己土地上，说自己的语言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开始她的新生。

但是，三毛现在忙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做她想做的事，

她的时间，被太多外务分割了，常常吃不好、睡不好，而日子无止境的过下去，不知哪一天这种忙碌才会停止。这是社会太爱她了，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。

和每一位为人父母的心态一样，我希望三毛再婚，有个爱她的丈夫，享受快乐的家庭生活。

儿女能够在身边，固然很好，但我更喜欢她有自己家，拥有完整而独立的婚姻。

三毛是个孝顺女儿，对任何人她也都谦恭有礼，个性只用在自己身上，从不对别人发作。

我和她虽是母女，感情却象好朋友，她无话不对我说，因此，我了解我的女儿，她实在是个心地善良、纯洁，没有一点儿坏心眼，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，也由于如此，她为别人忙得失去了自己，她成为大家的三毛，而不只是我的女儿。有人说，忙碌是推得掉的，事实上这个社会不怕打扰人的人很多很多。

他们……唉。我怕我的女儿又要走了，她受不了。

小时候，我挂心她的孤僻性格，长大了，我担心她单身在外的饮食起居，现在，我操心她的婚姻家庭。前面那些，该挂心、该担心的都过去了，她总算安安全全、健健康康的回到身畔，现在就是缺一个陪她终生的伴侣，可是，这种事，再操心也等不来的，只有期盼她有这个好福气，再遇到一个相爱的人，我这做母亲的也就不必再操心了。

爱 马 (自序)

常常，听到许多作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：“我最好的一本书是将要写的一本，过去出版的，并不能使自己满意。”

每见这样的答复，总觉得很好，那代表着一个文字工作者对未来的执著和信心，再没有另一种回答比这么说更进取了。

我也多次被问到同类的问题，曾经也想一样的回答，因为这句话很好。

可是，往往一急，就忘了有计谋的腹稿，说出完全不同的话来。

总是说：“对于每一本自己的书，都是很爱的，不然又为什么去写它们呢？至于文字风格、表达功力和内涵的深浅，又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
也会有人问我：“三毛，你自以为的代表作是哪一本书呢？”“是全部呀！河水一样的东西，慢慢流着，等于划船游过去，并不上岸，缺一本就不好看了，都是代表作。”

这种答复，很吓人，很笨拙，完全没有说什么客气话，实在不想说，也就不说了。

其实，才一共没出过几本书，又常常数不出书名来，因为并不时时在想它们。

对自己的工作，在心里，算的就只有一本总帐：我的生命。

写作，是人生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而已。

坚持看守个人文字上的简单和朴素，欣赏以一支笔，只做生活的见证者。绝对不敢诠释人生，让故事多留余地，请读者再去创造，而且，一向不用难字。

不用难字这一点，必须另有说明，因为不大会用，真的。

又要有一本新书了，在书名上，是自己非常爱悦的，叫它《送你一匹马》。

书怎么当做动物来送人呢？也不大说得出来。

一生爱马痴狂，对于我，马代表着许多深远的意义和境界，而它又是不易拥有的。

马的形体，交织着雄壮、神秘又同时清朗的生命之极美。而且，它的出现是有背景做衬的。

每想起任何一匹马，一匹飞跃的马，那份激越的狂喜，是没有另一种情怀可以取代的。

并不执著于拥有一匹摸得着的骏马，那样就也只有一匹了，这个不够。有了真马，落了实相，不自由，反而怅然若失。

其实，马也好，荒原也好，雨季的少年、梦里的落花、母亲的背影、万水千山的长路，都是好的，没有一样不合自然，没有一样不能接受，虚实之间，庄周蝴蝶。

常常，不想再握笔了，很多次，真正不想再写了。可是，生命跟人恶作剧，它骗着人化进故事里去活，它用种种的情节引诱着人热烈的投入，人，先被故事捉进去了，然

后，那个守麦田的稻草人，就上当又上当的讲了又讲。

那个稻草人，不是唐吉珂德，他却偏偏爱骑马。

这种打扮的梦幻骑士，看见他那副样子上路，谁都要笑死的。

很想大大方方的送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一匹马，当然，是养在心里、梦里、幻想里的那种马。

我有许多匹好马，是一个高原牧场的主人。

至于自己，那匹只属于我的爱马，一生都在的。

常常，骑着它，在无人的海边奔驰，马的毛色，即使在无星无月的夜里，也能发出一种沉潜又凝练的闪光，是一匹神驹。

我有一匹黑马，它的名字，叫做——源。

三 毛

目 录

<hr/>	
我的女儿，大家的三毛	缪进兰
<hr/>	
爱马(自序)	
<hr/>	
1	蓦然回首
<hr/>	
19	惊梦三十年
<hr/>	
25	回娘家
<hr/>	
35	故乡人
<hr/>	
43	看这个人
<hr/>	
49	我所知所爱的马尔克斯
<hr/>	
53	梦里不知身是客
<hr/>	
67	野火烧不尽
<hr/>	
79	不觉碧山暮 但闻万壑松
<hr/>	
93	你是我特别的天使
<hr/>	
109	朝阳为谁
<hr/>	

123 一生的战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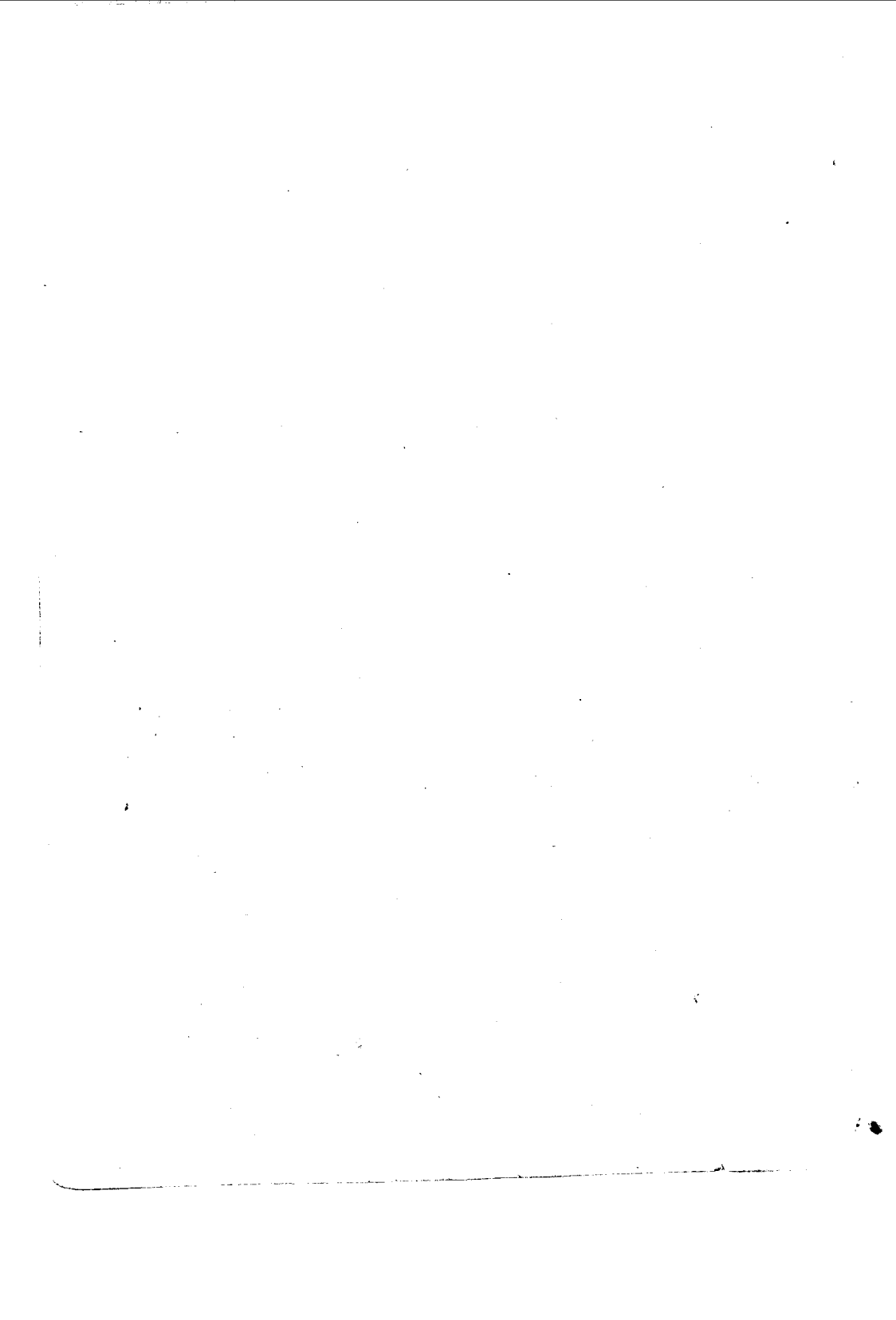
135 送你一匹马

147 衣带渐宽终不悔 陈怡真

165 陈老师(跋) 子菁

A vertical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a repeating floral pattern of dark flowers and leaves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, with a white central area for text.

蓦然回首



这儿不是泰安街，没有阔叶树在墙外伸进来。也不是冬天，正是炎热的午后。

我的手里少了那个画箱，没有夹着油画，即使是面对的那扇大门，也是全然陌生的。

看了一下手表，早到了两分钟。

要是这一回是看望别的朋友，大概早就嚷着跑进去了，守不守时又有什么重要呢！

只因看的人是他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门外的烈阳下，让一阵阵熟悉而又遥远的倦怠再次淹没了自己。

我按铃，有人客气的领我穿过庭院。

短短的路，一切寂静，好似永远没有尽头，而我，一步一步将自己踩回了少年。

那个少年的我，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我，竟然鲜明如故。什么时候才能挣脱她的阴影呢！

客厅里空无一人，有人送茶来，我轻轻道谢了，没有敢坐下去，只是背着门，看着壁上的书画。

就是这几秒钟的等待，在我都是惊惶。

但愿有人告诉我，顾福生出去了，忘了这一次的会晤，

那么我便可以释然离去了。

门开了，我急速的转过身去。我的老师，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启蒙老师，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。

我向他跨近了一步，微笑着伸出双手，就这一步，二十年的光阴飞逝，心中如电如幻如梦，流去的岁月了无痕迹，而我，跌进了时光的隧道里，又变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，情怯依旧。

那个擦亮了 my 眼睛，打开了我的道路，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，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见，只因在他的面前，一切有形的都无法回报，我也失去了语言。

受教于顾福生老师之前，已在家中关了三年多，外界如何的春去秋来，在我，已是全然不想知觉了。

我的天地，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、父亲母亲、放学时归来的姐弟，而这些人，我是绝不主动去接触的。

向街的大门，是没有意义的，对我，街上没有可走的路。

小小的我，唯一的活动，便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。

除了轮式冰鞋刺耳的声音之外，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将什么都锁进了心里，她不讲话。

初初休学的时候，被转入美国学校，被送去学插花，学钢琴，学国画，而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，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锁。

出门使我害怕，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东西，父母用

尽一切爱心和忍耐，都找不出我自闭的症结。当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反抗更重，后来，我便不出门了。

回想起来，少年时代突然的病态自有它的远因，而一场数学老师的体罚，才惊天动地的将生命凝固成那个样子。这场代价，在经历过半生的忧患之后，想起来仍是心惊，那份刚烈啊，为的是什么呢？生命中本该欢乐不尽的七年，竟是付给了它。人生又有几个七年呢！

被送去跟顾福生老师学西画并不是父母对我另一次的尝试，而全然归于一场机缘。

记得是姐姐的朋友们来家中玩，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！其中有一对被请来的姐弟，叫做陈缤与陈骊，他们一群人在吃东西，我避在一个角落里。

陈骊突然说要画一场战争给大家看，一场骑兵队与印第安人的惨烈战役。于是他趴在地上开战了，活泼的笔下，战马倒地，白人中箭，红人嚎叫，篷车在大火里焚烧……

我不挤上去看那张画，只等别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张弃在一旁的漫画，悄悄的看了个够。

后来陈骊对我说，那只是他画的让我们娱乐的东西而已，事实上他画油画。

陈骊的老师便是顾福生。

早年的“五月画会”稍稍关心艺术的人都是晓得的，那些画家们对我来说，是远天的繁星。

想都不能想到，一场画中的战役，而被介绍去做了“五月”的学生。

要我下决心出门是很难的。申江上

子尚早，我已是寢食难安。

这不知是休学后第几度换老师了，如果自己去了几趟之后又是退缩了下来，要怎么办，是不是迫疯母亲为止？而我，在想到这些事情的前一步，就已吓得将房间的门锁了起来。

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我又不肯去了，听见母亲打电话去改期，我趴在床上静静的撕枕头套里的棉絮。

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，一旦对我开启时，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。

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，我按了铃，然后拚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。不要逃走吧！这一次不要再逃了！

有人带我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，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里去。我被有礼的请进了，并没有人，只有满墙满地的油画的房间。

那一段静静的等待，我亦是背着门的，背后纱门一响，不得不回首，看见后来改变了我一生的人。

那时的顾福生，唉，不要写他吧！有些人，对我，世上少数的几个人，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的。

喊了一声“老师！”脸一红，低下了头。

头一日上课是空着手去，老师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：喜欢美术吗？以前有没有画过？为什么想学画……

当他知道我没有进学校念书时，表现得十分的自然，没有追问和建议。

可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，事实

上他是画家，也不是教育工作者，可是在直觉上，我便接受了他，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。

画室回来的当日，坚持要母亲替我预备一个新鲜的馒头，老师说那是用来擦炭笔素描的。

母亲说过三天再上课时才去买，我竟闹了起来，怕三天以后买不到那么简单东西。

事实上存了几日的馒头是不能用了，而我的心，第一次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。这份童稚的固执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。
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老师在我身旁问我。

“一个石像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没有眼珠的石像，瞎的。”

“再看。”

“光和影。”

“好，你自己先画，一会儿老师再来！”

说完这话，他便走了。

他走了，什么都没有教我，竟然走了。

我对着那张白纸和画架发愣。

明知这是第一次，老师要我自己落笔，看看我的观察和表达能有多少，才能引导我，这是必然的道理，他不要先框住我。

而我，根本连握笔的勇气都没有，一条线也画不出来。

我坐了很久很久，一个馒头静静的握在手里，不动也不敢离去。

“怎么不开始呢？”不知老师什么时候又进来了，站在我